



新世纪之窗丛书

双头鹰

飞向何处

——国际舞台上的俄罗斯

闫瑾白 雪张星萍 著



时事出版社

新世纪之窗丛书

双头鹰与十字架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

闫瑾 白 著 张星 译

时事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5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双头鹰飞向何处—国际舞台上的俄罗斯/闫瑾等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1995

(新世纪之窗丛书/郭传玲, 郭震远主编)

ISBN 7-80009-265-8

I. 双… II. 闫… III. 俄罗斯-展望-研究
N. D751. 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9654 号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编: 100081)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巨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5 字数: 160 千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定价: 9.80 元

GDG53.56

《新世纪之窗丛书》编委会

13

10

主 编	郭传玲	郭震远
副主编	黄庭炜	畅 征
编 委	郭传玲	郭震远
	黄庭炜	畅 征
	何桂全	陈 锋

□序

20 世纪即将过去,这是一个世界曾经发生了许多天翻地覆变化的世纪。在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四十多年冷战中饱受痛苦的世界各国人民,无不渴望世界的持久和平,渴望自己的生活不断得到改善。90 年代初冷战结束之时,善良的人们对于世界和未来一时曾满怀希望,但短短几年时间人们环顾现实,不免又深感失望。世界大战的危险减少了,但世界仍然处于动荡中,新的局部冲突持续不断,此起彼伏;世界多极化趋势在继续发展,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恶行仍严重存在,不时引发冲突与紧张;经济正在成为国际关系中占首要地位的因素,国际经济合作有长足的发展,但经济竞争日益激烈,摩擦也在迅速激化,成为新的重要的不稳定因素;科技革命的新高潮正在出现,信息化正在使人们的生活发生深刻变化,世界经济正在进入新的增长周期,但贫穷与饥饿仍然是世界性现象,有七八亿人(主要在非洲和亚洲)生活在极端困苦之中,而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却反而大为减少了。总之,和平与发展这当代的两大主题,一个都未解决,仍然是世界各国人民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面临的首要任务。

现在,21世纪已经临近。饱经苦难的世界将向何处去,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我国在本世纪末进入小康水平实现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后,要在21世纪的中期实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现代化建设的下一步战略目标。国际环境在新世纪的变化及其前景如何,对此将有重大影响。这需要我们的国际问题研究单位和国际问题研究人员在马列主义指导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细致深入地全面研究,早日得到比较正确的、富有预见性的成果。同时,还非常有必要让广大的工作人员、广大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年对于这些研究成果及时地有所了解。因为更加现代化、更加开放的中国,必须更多地认识新世纪的世界形势。

时事出版社是一个以出版国际问题著作为主的专业出版社,曾经出版很多关于国际问题的学术专著。这次,他们为了向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提供国际形势的变化趋向及发展前景,他们约请一些有一定研究水平的中青年国际问题研究人员,编写出版“新世纪之窗”丛书,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套丛书将把作者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奉献给广大读者,向读者提供一个观察新世纪中世界向何处去和我国国际环境变化的“窗口”。这套丛书的出版,对加深对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解,更清醒地认识我国在新世纪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将是十分有益的。

我相信丛书的出版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黄华
五月七日

□前言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1991年12月21日，原苏联11个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议定书，发表《阿拉木图宣言》，正式向世界宣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停止存在。从此，俄罗斯也和独联体其他共和国一样开始了一页新的历史。

卡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在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1991年12月25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决定，将国家的正式名称改为俄罗斯联邦，又称俄罗斯。是日晚7时38分，那面为几代苏联人熟睹的红色镰刀锤子旗从克里姆林官

的上空徐徐落下，代之而升起的，是一面从沙皇时代承继下来的红、蓝、白三色的俄罗斯联邦国旗。^① 27日，克里姆林宫总统府的主人也由戈尔巴乔夫换成了叶利钦。

叶利钦从小就接受了东正教的教育。他小时候在洗礼盆中差一点溺死。牧师说：“如果他经受住这个考验，那他一定是强壮的。”后来，他很迷信，每天祈祷。他说：“没有对人的真与善的信仰，我们就无法生活。”在他第一个女儿出生后，他很希望有一个儿子，于是就按俄罗斯的老习惯把一把斧子和一顶帽子放在他妻子的枕头底下。

1991年6月10日，叶利钦就任俄罗斯首届总统时，得到了俄罗斯东正教大主教阿列克谢二世的祝福。他像从前的沙皇一样，在1992年6月赴美访问之前，也曾谋求东正教大主教阿列克谢二世为之祝福。同年11月，叶利钦签署一道法令，宣布所有的教堂均不得用作非宗教活动场所，教会有权在任何教堂里举行宗教活动。1993年1月6日晚，叶利钦总统携夫人奈娜参加东正教圣诞弥撒。他手持蜡烛，站在圣壁右侧。这个位置，过去只有沙皇参加弥撒时才能涉足。

1993年11月30日，叶利钦总统签署命令，决定将双头鹰图案作为俄罗斯联邦的国徽，命令强调，将双头鹰图案作为俄罗斯联邦的国徽，是“为了恢复俄罗斯国家的历史象征”。1472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与拜占庭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索菲亚结婚后，沙皇俄国一直采用拜占庭帝

^① 俄国的三色国旗最终定型在彼得大帝时代。“红色”古时为“美丽”。所以沙皇用的华盖为红色，莫斯科有“红”场；“蓝色”为俄国教会保护人——圣母的颜色。“白色”则象征自由与伟大，即独立。

国的徽记——双头鹰为其国徽，直至1917年十月革命。

这个红底金黄色的双头鹰，头戴彼得大帝的三顶王冠，利爪抓着象征皇权的权仗和金球，胸前戴着盾牌，盾牌上有圣乔治刺杀一条龙的图案。

1993年12月通过的《俄罗斯宪法》规定，俄罗斯议会由两院组成，它包括由89个地区、每区两位代表组成的联邦委员会（即上院）和由450名代表组成的议会即国家杜马（即下院）。“杜马”是俄文“Дума”的音译。“国家杜马”是沙俄时代的国家代议机关，1906年成立，初为咨询机关，后改为立法机关，十月革命前解散。

现在，俄罗斯的旗帜已易，社会制度已改，原来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放弃，“国家的历史象征”也已恢复。同时，人们也看到，“双头鹰”在抖动翅膀，跃跃欲试。但是，它能不能起飞？能不能再展雄姿？它在这世纪之交又将如何举动？已成为世人所关注的重大问题。

目 录

- 震撼世界的政治雪崩 1
- 大厦崩塌，红旗落地 1
- 昔日的辉煌 10
-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7
- 独联体的“领头雁”——俄罗斯 25
- 俄罗斯雄狮——叶利钦 31

- 政局变幻莫测 40
- 总统与议会：孰执牛耳 40
- 世界为之惊愕：“十月事件” 48
- 众说纷纭的新宪法 55
- 刀光剑影，党阀争权 61
- 政坛黑马，崭露头角 67
- 政局变数甚多 72

- 激进改革的失败 82
- 陷入困境的苏联经济 83
- 从计划到市场的急转弯 89
- 休克疗法正式出台 95
- 猛药酿成新疾 104

- 渐进改革的探索 112
 - 俄罗斯的“稳定剂” 112
 - 调整经济改革政策 118
 - 金融风潮迭起 124
 - 经济复苏步履蹒跚 132

- 军事保持世界一流水平 141
 - 合也难，分也难 141
 - 胖也难，瘦也难 151
 - 长缨在手 157
 - 放矢无“敌” 165
 - 弱者惧，强者忧 171
 - 镇山之宝不会丢 180

- 外交谋求恢复大国地位 187
 - 改牌换旗 187
 - 西倒东歪 193
 - 巧走钢丝 199
 - 漂亮反击 206
 - 屈尊就位 211
 - 重温旧梦 217

□震撼世界的政治雪崩

当世界历史的车轮缓缓驶进本世纪最后 10 年之时，世界正经历着广泛、深远而剧烈的变化。这些变化，时而若雾里看花，令人迷惑不解；时而如沐新风，使人豁然开朗；时而又像魔方，奇幻无度，叫人瞠目结舌。

1991 年，就是这个多变年代中的多变之年。当人们还未从东欧剧变中清醒，当海湾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在地球北部，在幅员最辽阔的国度里，爆发了震撼世界的政治雪崩——具有近 70 年历史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

一段历史就此终结，新的一页亦从此翻开。俄罗斯，这个昔日帝国，擎着三色旗，带着双头鹰徽章，重新登上国际舞台，沉浮起落，展露于世。

○大厦崩塌，红旗落地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法国军队统帅拿破仑亲率百万雄狮，横扫欧洲，所向披靡。然而，滑铁卢一役兵败，便从此一蹶不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的“滑铁卢”就是举世震惊的“8·19 事件”。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登上了苏联权力的顶峰。那一年，他54岁，年轻体健，精力充沛，头部右上额有一个醒目的红色印迹。

他上台后，针对苏联多年积弊，实行“民主化”与“公开性”等新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这犹如一把双刃剑，也使积累多年的矛盾开始尖锐化，其中民族矛盾最为突出。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分离主义倾向日益明显。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率先宣布脱离苏联独立。

1991年4月9日，格鲁吉亚紧随其后，宣布独立。

其他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苗头也越来越强烈。

为了挽救联盟解体的命运，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8位领导人，于1991年8月19日，也就是《主权国家联盟条约》正式签署的前一天，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了震撼世界的“8·19事件”。

事变仅戏剧性地持续了3天，即告失败。它不仅没能挽救联盟解体的命运，相反，它的失败加剧了联盟解体的进程。

事变后，首遭劫难的便是苏联共产党。

这个存在了将近一个世纪，曾经领导苏联人民浴血奋战，打败德国法西斯，把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变成世界二强的大党，在“8·19事件”后的第五天，即8月24日，便在没有召开任何会议，没有通过任何民主程序的情况下，被戈尔巴乔夫“建议”“自行解散”其中央委员会，戈氏主动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与苏共划清界限，各共和国党和地方党组织自行决定各自命运。

这一骇人听闻的事实是对戈氏所推崇的“民主化”与“公开性”的绝好讽刺。

不仅如此，苏共中央大楼、俄共中央大楼、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市委及各区委办公机关全部被查封；《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等6家报纸被暂停出版；苏共档案被封存，由俄罗斯接管；苏共所有财产被没收归俄罗斯所有。其他各共和国的党组织也大多中止活动或自行解散，有的甚至被宣布为非法组织。

刹时间，歇斯底里的反共狂潮顿起。列宁和其他一些十月革命领导人的纪念像被拆除，十月革命发源地列宁格勒改名为“圣彼得堡”，莫斯科市中心的列宁博物馆关闭……

更有甚者，许多地方的共产党员受到搜查、歧视和迫害。数以万计的苏共党员，尤其是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一夜之间成为失业者。

具有93年历史、执政达74年之久、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就这样被逐出苏联政治舞台。

在莫斯科，苏共中央办公大楼楼顶上的红旗被扯下，升起了十月革命前俄罗斯的红、白、蓝三色旗。

历史似乎开了戈尔巴乔夫一个大玩笑。

“8·19事件”中，戈氏似乎是个胜利者，但此后的势态发展表明，他不仅丢掉了联盟，也埋葬了自己。

事变的最大赢家当非叶利钦莫属。他的影响已不再局限于俄罗斯，他的角色也不再只是全苏政权的反对派，而是全苏范围有能力左右时局的风云人物。他以平息“8·19事件”的功臣自居，公开对戈尔巴乔夫指手划脚，同时进一步扼紧了中央政府的喉咙，一步步将中央政府的权力掏尽。他在戈氏的配合下，对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进行全面改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均被取消，代之以两院

制最高苏维埃；成立了国务委员会和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负责国防、安全和外交及经济事务。

1991年10月16日的一次电视讲话中，心直口快的叶利钦无意间流露出他内心深处的想法，他打算“最后毁掉”中央政府，取消联盟所有各部的帐户。

果然，11月15日叶氏宣布俄罗斯联邦从12月1日起，停止向苏联中央政府大约80个部门和机构提供资金，并将这些部门和机关的财产划归俄罗斯管辖。

这是对联盟中央的又一重击。

“8·19事件”后，苏联原有的各加盟共和国还掀起一股来势凶猛的独立浪潮，使疲惫不堪、脆弱万千的联盟奄奄一息。从8月20日爱沙尼亚宣布独立到12月16日哈萨克斯坦独立，先后有12个共和国独立。加上早已独立的立陶宛和格鲁吉亚，15个加盟共和国中，除俄罗斯以外的14个均获独立，苏联已名存实亡。其中，乌克兰独立可以说是对联盟大厦的致命一击。

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作出关于独立的决定，表示坚决不再做俄罗斯的“小兄弟”，执意成为与俄平起平坐、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国家。

12月1日，乌克兰就是否独立举行全民公决，同时选举总统。这一天，乌克兰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各投票站挂满彩旗和乌克兰国旗，广播里播放着欢快的民族音乐。

结果并未超出人们意料，5300万人口中的83%参加了投票。其中90%以上的选民赞成独立，60%的选民选举前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为独立的乌克兰总统。

克拉夫丘克在公决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乌克兰幅员辽

阔，人口众多，还拥有未被彻底毁坏的经济和科研事业，我们能够生存……我完全有理由说，一个新的独立的乌克兰诞生了！”

12月5日，乌克兰废除了1922年参加签署的《苏维埃联盟条约》，并停止苏联法律在乌克兰境内实施。

这一决定在苏联境内引起强烈反响，一连三天成为各大报刊、电台、电视台的头号新闻。克里姆林宫内的戈尔巴乔夫更是坐卧不宁。他希望各共和国尽快签署半个月前就审定的《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试图通过这个纽带把已经四分五裂的共和国拼凑为一个邦联国家。然而，乌克兰的独立犹如当头一棍。

心急如焚的戈尔巴乔夫希望叶利钦做乌克兰的工作，并带头在联盟条约上签字。他还多次与美国总统布什通话，希望不要承认乌克兰独立，并一厢情愿地认为乌克兰全民公决结果并不意味着要脱离联盟。

美国《纽约时报》一篇评论克拉夫丘克的文章说，他先前曾是反对民族主义的共产党理论家，现在则变成高举乌克兰独立大旗的民族领袖，“他像蝴蝶适应自然条件而变化一样”，是一位能改变其颜色和口号的讲求实际的政治家。

布什和叶利钦又何尝不是“识时务”的“蝴蝶”呢？

看到联盟和戈尔巴乔夫大势已去，在乌克兰独立的第三天，布什就亲自打电话，向克拉夫丘克祝贺乌克兰获得独立。同一天，叶利钦也发表声明，承认乌克兰独立，并表示，若乌克兰不签署新联盟条约，俄罗斯也不签署。而乌克兰拒绝签约已成定局，叶利钦的声明等于宣布俄罗斯也决定不签署新联盟条约。

俄罗斯和乌克兰是联盟存亡的两大重要支柱，没有它们，联盟大厦将无法支撑，联盟的存在也是不可想象的。

外刊外电纷纷就乌克兰独立发表评论。路透社记者12月2日撰文认为：“除俄罗斯外，乌克兰破坏这个联盟和政治上毁掉戈尔巴乔夫的力量比任何别的共和国都大。”

12月2日，共同社一篇述评认为：“乌克兰独立，使8月政变后开始走上解体道路的苏联旧联盟的最终崩溃成为现实。”

12月4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乌克兰独立是戈尔巴乔夫的末日”文章。文中指出，戈尔巴乔夫关于维持联盟的主张没人理睬，“他的呼吁像是呼啸狂风中的细声哭泣”，被各共和国的独立浪涛吞没了。

克拉夫丘克曾对记者说：“俄国的历史学家们把乌克兰称之为俄罗斯帝国的摇篮……但是，把乌克兰称为掘墓人更为恰当。……保持了337年的帝国将不再存在，乌克兰一手造成了该帝国的崩溃。我认为，这是值得我本人无比自豪的”。

孤独的戈尔巴乔夫，为了把四分五裂的旧联盟重新补缀起来，单枪匹马，殚精竭虑，而他的努力终于化为泡影。

1991年12月7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举行秘密会晤，8日发表明斯克联合声明，宣布签署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

戈尔巴乔夫对此感到茫然和意外。

旧联盟就这样被无情地遗弃了吗？

独联体的成立是苏联政局演变中的一个根本性转折，它标志着苏联在事实上已经解体。